



DANGDAISHIJIE

CHANGXIAOSHU

W E N K U



(美) 安妮·赖斯

小提琴

小 提 琴

作者 安妮·赖斯(美国)

远方出版社

序 言

畅销书，就是那些最为读者喜爱，卖得快，销量多的书。一部作品产生了街头巷尾争相传阅的轰动效应，除了文学要素外，绝然还有它内在的东西，当然这种内在的东西不是我们几句肤浅的话所能涵盖的，只能由读者从各自的角度去细细品味。但有一点，这种内在的东西肯定是合乎时代潮流、迎合读者心理，开启读者心智的，是令读者群体产生共鸣与震撼的，它体现了一种思想、一种力量、一种个性。事实上，在当代——全球范围内的文学冷漠时期，一部畅销书的产生较以往更具有挑战性。原因在于我们面临的这个世界，与十八十九世纪、甚至是二十世纪前半叶相比，裂变的更加个性、更加丰富，人们也变得日益成熟与老到，对自己以外的其它一切充满了怀疑和不屑。许多曾被时髦挟裹到文学里的人早已远离文学，过去人们阅读十八十九世纪文学名著所产生的激动，盲从或单纯的被感召随着岁月的流失已不复再现，替而代之的是理性的思考。文学若再度激起人们的兴奋，自身就必须更加个性、智慧。所以在当代能骚动读者购买，获得读者欢呼的小说一定是具有独到之处的小说。

《当代世界畅销书文库》所收录的作品都是当代世界上最具权威和影响的畅销书榜的榜尖作品，是畅销书

系中最畅销的那部分。这些作品以欧美现代社会生活为背景，全方位向您展示欧美各国的社会习俗，人文思想，以及极具风格的异域风光和风土人情。不仅受到读者的青睐，也普遍受到评论界的一致好评，其中大部分获得了重大文学奖项，有的被拍成电影，电视连续剧，改编成音乐剧，有的一直有读者请求作者为之续作。我们把这些作品选编在一起，方便您阅读欣赏。你会在轻松、迷醉的阅读中领略当今世界新时代的风彩，尽而让世界文化熏陶自己，让新时代的思想、力量激励鼓舞自己。

编者

二〇〇一年八月

第一章

卡尔死去的前一天他就来了。

那是傍晚时分，脏乎乎的城市一片沉寂，圣·查尔斯林阴大街上的车辆在一如既往地咆哮着，室外的石板路上堆满了一片又一片阔大的木兰叶。我已好久没出去清扫一下了。

我瞧见他沿着林阴大街向这边走来，快到我家的拐角时停了下来。他没有穿过第三大街，而是站在一家花店前，转身歪头瞅着我。

其时我正站在前窗的帘子后。家里有许多这样的长窗户，也有不少宽大敞阔的门廊。我就是那么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凝视着窗外的大街车辆人群，根本不为任何理由，似乎这一生我就爱这么无所事事地瞅着窗外。

有窗帘挡着，别人不易发现我。街道的拐角处乱成一片；窗帘的饰边虽有些破损了，可仍很密实，因为滚滚红尘总是被挡在窗帘的那边，就在你的四周飘荡浮沉。

，没见他那时带什么小提琴，只见他肩头挂着个袋子。他也就是那样一动不动地立在那里，瞧着我家的房子。他掉转过头，不紧不慢地迈着步子往回走，如来时那般悠闲，那样子好像是他的散步已告一段落，现在要打道回府了。午后常有些闲人在大街上信步漫游，他仅仅是其中的一个而已。

他个头很高，面容憔悴，不过那份瘦削中自有种迷人的丰采。他留着一头长长的黑发，颇有点儿摇滚乐手的味道。他的头发乌蓬蓬地乱成一团，遮住脸的那些乱发给梳理成两条小辫子贴在后脑勺上。记得我很喜欢他转身时两条辫子垂在肩上的样子。他身上那件黑色的旧大衣简直脏得怕人，好像他刚刚从灰堆里睡醒，这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记得这一切，是因为他那头闪

着亮光的黑发，那中分的长发凌乱的样子，这一切都是那么地好看。

他目光深幽，即使他站在街道的拐角，和我隔了那么远的距离，我还是能看出这一点。那双眼睛深深地嵌在脸上，躲在两道弯眉之下，看上去一副神秘莫测的样子。除非真的靠近他，否则依无法察觉出那双眸中流露的柔情。他身材瘦长，不过很儒雅。

他就那样瞧着我，瞧着我家那所房子，接着便迈着轻快匀称的脚步走掉了，我猜是这样的。但那时候我对鬼又知道多少呢？他们又是如何往返的呢？

卡尔死后两夜他又出现了。电话答录机仍躺在那儿，我没把卡尔的死讯通知任何人。

这两天完全属于我自己。

卡尔去了，我指的是他真的是彻底走掉了。血色慢慢从他身上褪去，直至最后一滴。他的双颊与四肢顿时煞白一片。最初的几个小时里，我兴奋不已，不停地和着莫扎特的音乐翩翩起舞。亲人死后，活着的人往往会有这种异常的反应。

莫扎特一直呵护着我的幸福和快乐，我称他为“小天才”。“天使合唱团的大师”指的也是莫扎特。但贝多芬却主宰着我那消沉的情绪。那种种支离破碎的坎坷经历和挫折失败都操纵在他手里。

卡尔死后的五个小时，我换下床单，给他擦洗干净身子，把他的双手安放在身体两侧。那晚我不能再听莫扎特天使般的乐声。让天使般的音乐陪伴着卡尔吧，求您，他曾受了那么多的苦。卡尔经手编辑的那本书已接近尾声，但没完全结束。所有的纸张和图画还散乱在桌子上呢。由它吧。如此难以负荷的疼痛。

还是求助于我的贝多芬吧。

我平躺在楼下起居室的地板上，那是躲在角落里的一个房间，林阴大街上的光线透过前窗和两侧射进屋内。我弹奏着贝多

芬的《第九交响曲》。乐曲中痛苦悲怆的一段从我指下流出，那是其中的第二乐章。莫扎特并不能使我逃离死亡的阴影，得到片刻的超脱。这是疼痛交织的时刻，贝多芬知道那是番怎样的滋味，《第九交响曲》的第二乐章也明白我的心情。

不管人世间有怎样的生生死死，无论何时，《第九交响曲》的第二乐章将一如既往地演奏下去。

小时候，我和别人一样，爱听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最后一个乐章。我们爱去听乐团合唱《欢乐颂》。我记不清有多少次去听合唱团唱歌——曾在这儿和维也纳听过，我远离这个城市的那些凄冷岁月里，也曾去圣·弗朗西斯科看过合唱团的表演。

但是在最近几年，甚至在遇到卡尔之前，真正属于我的是第二乐章。

听第二乐章就好像是在音乐中散步，让你觉得有人正在踩着音乐的节奏倔强地攀登高山，似乎意欲去报复什么。乐声就那样无休无止地流泻下去，流啊，流啊，好像固执的攀登者马不停蹄，永远要那样地走下去。接着节奏减缓，令人仿佛置身于维也纳那一片安静的森林中。心目中的城市赫然在目，攀登者顿时狂喜不已，他气喘吁吁地挥动双臂，旋着脚尖翩翩起舞。还有法国号在吹奏，号声总会让人想起丛林深谷和羊群，体悟出弥漫于丛林中的那份静谧与沉寂，领会到涌动在攀登者心中那无边无际的幸福。此刻，他正傲然挺立于那一片丛林之中。但接着……接着传来阵阵鼓点。攀登者再临高山，矢志不渝地阔步前行，前行。

只要你乐意，便可迎着这音乐翩翩起舞。像我这样，先扭腰，不停地前后摇摆，尽力跳得忘乎所以，使自己头晕目眩。让松散的头发来回飘飞。你还可握紧拳头，绕着房间快速转圈，并且一阵阵地加紧脚步，如来势汹汹的战士那般勇往直前。如果可能的话，你还可疾步的过程中快速打旋儿。前前后后，来来回回使劲摇头，任长发飘上飘下，忽左忽右，飘成黑黑的一团遮住

你的眼睛。任它再度飘开，天花板又出现在你的头顶。

这是一支不屈不挠的曲子。攀登者不会放弃，他会始终如一地攀登下去。向上，向上，再向上，这都无关紧要——任它丛林高树，那也没什么大不了。至关重要的是你在前行……如果这时洋溢在你心中的只是那星星点点的幸福之感——那种连绵无尽甜蜜雀跃的快乐情怀——这份福乐之感充分宣泻在那不断挪动的脚步中。因为脚步一旦跨出，便无法停止下来。

惟有乐声停下来，一切才会戛然而止。

这便是第二乐章所蕴积的全部乐思。浸润在这股乐思中，我可以在地板上辗转反侧，再次俯身垂头击键，让音乐不受任何羁绊，无拘无束地流淌下去。贝多芬的曲子似乎在以那种宏伟壮观的气势向我们每个人保证，总有一天一切都会豁然开朗，生命值得活此一遭。

那天晚上，也就是卡尔死后的那天晚上，我不停地弹奏第二乐章，直到黎明破晓时分，直到阳光泻满整个房间，镶木地板在闪闪发光。镂空的窗帘中射进一束束光柱，天花板上的吊灯亮了长长的一夜，已黯淡成一抹柔滑的白色，使得整个天花板恰如一页光洁无字的新纸。

中午，我再次地倾听《第九交响曲》的全部乐章。我合上双眼。空洞洞的午后沉寂得很，只能听到窗外汽车的鸣笛声。一辆辆汽车永远无休无止地在圣·查尔斯大街奔驰，那阵势简直让一条条狭窄的胡同无以负荷。两旁曲线柔和的街灯，年代久远的橡树也显得有那么一点儿格格不入。甚至街上有轨电车那和谐悦耳的呼啸声，也淹没在一片异乎寻常雷鸣般的轰隆声中。丁丁当当。喀嚓喀嚓。我琢磨着，或许是谁在打网球，所以才弄出如此嘈杂的声音。我活了大半辈子，除了片刻的时间，从未记得街上有过安静的时刻。

那天我默默地躺了一天，根本动弹不了。我什么事也干不

成。天黑下来我才起身上楼。床单依旧那样干净但卡尔身子僵硬，我明白这个残酷的现实，他已毫无声息了。卡尔的脸上没有多大变化。为了让他闭上嘴，我曾在他脸上缠了几层干净的白布，是我自己给卡尔合上了眼睛。我在卡尔身边蜷缩了一夜，把手放在他冰凉的胸膛上。尽管如此，我仍找不回昔日的那份感觉，那时他的身子摸上去柔软如棉。

近黎明时分卡尔的身子再度变软，只是身体排便，床单给弄脏了，一阵污秽之气扑鼻而来。但我不想去辨别其中的味道。现在我可以毫不费劲儿地抬起他的胳膊。我又给他把身子擦洗了一遍。我像护士那样，换下死者床上的一切用品，把他滚到另一边的新床单上，然后再让他躺回来，把新床单给他在这一边掖好。

他浑身苍白，正在慢慢衰竭，但身体却再度柔韧起来。虽然他的皮肤正凹陷下去，五官也在走样变形，但那仍是他的五官，我的卡尔的五官。我仍能看得见他嘴唇上那一道道小小的裂缝，那和先前没什么不同，看得见阳光正照在那两道黯淡无光的眉梢上。

楼上面的房间是我们的就寝之处，卡尔选这个房间做卧室，是因为阳光很晚才能透过阁楼上那一扇扇的小窗子射进来。卡尔也是在这里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这所大房子是一个乡村农舍，由六根华丽的科林斯式的大柱子支撑着，四周环绕着黑色的铸铁栏杆。那真的只是一个农舍，屋内宽大敞阔得很，从曾经深陷幽暗的大阁楼中辟出一个个卧房。我很小的时候那仅仅是个阁楼，里面始终飘散着一股甜甜的气息，像是屋内的木头发出的。那是木制阁楼特有的气味。我的一个个小妹妹呱呱坠地后才有了那些卧室。

屋内西角的这个房间很招人喜爱。卡尔花了那么多钱进行装修，事实证明他是对的。况且那对他来说也是轻而易举之事。

我从来也不知道他把钱存在哪里，也不晓得他到底有多少存

款，更无从了解这笔款子将来会派上怎样的用场。我们结婚只不过几年，看来不宜过问他诸如钱财之类的事情。我年纪大了，不能再生孩子。可他却那么地宽宏大量，——只要我想要的东西，他一概都给予满足。他就是这样的人。

卡尔一直在专心研究有关圣塞巴斯蒂安的图画和评论。这位圣人控制了他全部的想象力。他本来希望在死前写完那本书，他几乎要如愿以偿，只剩下学术上的一些细枝末节的东西尚未弄好。我以后再去料理此事。

我要打电话给列夫看看他有什么好的建议。列夫是我的前夫。列夫会帮我的。列夫是个大学教授。

我在卡尔身边躺了很久。夜幕再度降临，我暗自思忖。瞧，他已死了两天，你这样做很可能是犯法的。

但即便是真的犯了法又有什么关系？他们能拿我怎样？他们知道他的死因，卡尔患的是艾滋病，已无药可救了。他们来了只会把事情搞得一团糟。他们会把卡尔的尸体拿去烧掉。

我想这也是我把他留在身边这么久的主要原因。在最后几个月连卡尔自己一直都非常谨慎，要人给他戴上面具和手套，可我才不怕病毒之类的东西呢。即使在他死后的那一片污秽浊气中，我还是穿着厚厚的天鹅绒睡袍躺在他身边。我的肌肤完整无损，盘踞在卡尔周围的病毒也奈何不了我。

我们的性生活仅限于彼此的肌肤相触。双手的来回抚摸，以及其它一切事后可以清洗的部位——从来也没冒犯禁忌，进行真正的性交。

我一直没感染上艾滋病毒。只是此刻，卡尔死后两天，我才想起我应该给他们打电话，我有义务让他们知道——只有脑中冒出这些念头时，我才知道我希望病毒也侵入我的体内。要不就是我以为自己早已身患此病。

身康体泰时去憧憬死亡真是太简单了。沉缅于死亡的阴影里

欲罢不能也没什么大不了。我这一辈子始终迷恋着死亡。我曾目睹过那些死心塌地要死的人真正面临死亡时那一副完全崩溃的惨状。他们叫着闹着喊救命，那情势好像死亡所代表的一切，那黑色的面纱，洁白的百合，燃烧的蜡烛气息，以及死后那种种富丽堂皇的许诺，一瞬间都碎成了毫无意义的泡沫。

我心里明白这一点。可我却一门心思想死。这是我能够继续活下去的借口。

又见黄昏。我透过小小的窗户向外望了一会儿。那时大街上华灯初上，花店的灯光也次第亮了起来，正是打烊时分。

我的目光落到窗外的石板路上，那里的木兰落叶打着卷儿硬挺挺地堆得更厚了，篱笆边缘那些破砖的惨状也尽收眼底，人们走到那里总要跌跤，我应该收拾一下了。街上的汽车呼啸而过，给那些老橡树披挂了一身的尘土。

我心里想，算了，向他吻别吧。你知道即将来临的是什么。他的身体在变软，屋内飘荡着一股难闻的气味。但那股腐烂味肯定不是从他身上散发出的，与他毫无关系。

我弯下腰，亲吻着他的双唇。我亲吻着他，亲吻着他，亲吻着——这个仅陪我度过短短几个春秋，那么快就衰弱枯萎下去的人生伴侣。虽然那时我很想躺回到床上去，可我还是不断地亲吻着他。我下楼打开袋子啃着白色的面包片，喝着地板上大桶内热乎乎的食用苏打水。我就那么漠然地吃着喝着，好像一门心思认定，自己只有痛苦的份儿。

音乐。我可以再试着听一次。在他们来大叫大嚷之前，趁现在他母亲还没从伦敦打过电话来，哽哽咽咽地叫着：“感谢上帝，孩子总算出生了。他会一直等下去，等到他的外甥呱呱坠地才会闭眼。”让我一个人再呆那么一个黄昏，只有我一个人来静静地听我的唱片。

我知道他母亲在电话上肯定会讲那些话。我思量着，不错，

他是一直在等着姐姐给他生个外甥，可没等母亲回家便咽了气。这个事实会使他母亲受不了，她会不停地大呼小叫，直到把我搞得精疲力尽。你应该守在谁的床边，是你在伦敦生孩子的女儿，还是你那奄奄一息的儿子？

房子里乱七八糟，到处都堆着垃圾。

哦，我得到了那么多特权。其实，在卡尔的最后那些日子里，护士并不想呆在他身边。这儿到处有圣人，他们一直和行将就木的人呆到弥留之际。但是卡尔临终时我始终守在身边，我们不需要什么圣人。

每天奥尔西娅和拉库姆都按时来敲门。但迎接他们的始终是贴在门上的那张条子：一切皆安，有事请留言。

所以屋内满是垃圾，甜饼碎屑，空罐头瓶和灰尘，甚至还有飘零的落叶。好像哪里的窗户没关好，或许是我们从未用过的那间正式卧房的窗户在开着，否则风不会把落叶吹到屋内那橘黄色的地毯上。

我走进前厅，躺下。我伸手去触摸键盘，想再次弹起第二乐章。我只想要贝多芬来陪伴我，让他来主宰我的痛苦。可是我却力不从心。

就是来一点“小天才”莫扎特的音乐也好。随着一阵爽朗的笑声，卿卿喳喳的天使在一片清明的天光中展翅而去，给人一种安全可靠的感觉。我想要……可我就是动弹不了……一连数小时我就那么一动不动地躺着。我脑际间传来了莫扎特的乐声，我听得那是他的小提琴声在奔泻。只有小提琴一直伴着我。世界万物中我最爱小提琴。

贝多芬的乐声也时而响在我耳边，那是很久以前我曾背过的一支小提琴协奏曲，在贝多芬的所有协奏曲中，只有这一支表达了较为强烈的幸福之感，而且其中的小提琴独奏曲旋律顺畅平滑。但是我和死去的卡尔躺在楼上时，没听到房子里响过什么音

乐。地板摸上去冰凉一片。时值春季，天气乍暖还寒，有时热得要命，有时又冷得刺骨。我暗自思忖，不错，气温正在下降，这样卡尔的尸体便不至于腐烂，不是吗？

有人在敲门。他们转身走掉了。窗外的交通涌至高峰。接着便是一片沉寂。电话在诉说一个又一个的谎言。叮铃，叮铃，叮铃铃。

接着我便沉入梦乡，恐怕这还是第一次。

我做了一个最美的梦。

第二章

我梦见灿烂的阳光泻在一片大海上，我以前从来都不知道还有这样的一片大海。恰如怀基基滩和沿圣·弗朗西斯科南部洋面的那一带海域，梦中的这片大海也在陆地的环抱中颠簸着。远远地我能瞧见大地正伸出它的左右臂，不顾一切地去拥抱那片海水。

即使太阳如此地浩大与纯净，大海还是幽幽地闪着一副狰狞的面孔。梦中我看不见太阳的影子，只见它的光线在浮动。巨大的波浪翻腾而来，打着漩涡儿，绿莹莹地一闪之后便碎裂开来。每一个碎开的波浪都在跳舞——在跳舞——我从来都没目睹过那样的一种舞姿。

前一阵大浪花消逝之际，马上就会升腾起一个空洞硕大的泡沫。这个泡沫又会碎裂成一排排混乱无序的浪尖，一次大浪能派生出六到八个这样的浪尖。这些浪尖的样子太像人了——像一个个由波光粼粼的水泡塑造出的人影儿——此刻那些人影儿正在向那片实实在在的陆地，那片沙滩，或许还有头顶上的那一轮太阳伸出它们的双手。

我一遍又一遍地凝视着梦中的那一带大海。我知道自己是站在窗边向外看。那些翩翩起舞的身影让我叹为观止。它们最终都要不可避免地烟消云逝。在它们消逝之前，我试图数清它们的舞姿。那些泡沫形体优美，个个都在频频地点头，在绝望中拼命地摆动着双臂，这一切真让人惊叹。接着，好像是受了来自空气中的致命一击，它们被大浪冲走，变成一个个打着旋儿的绿色波浪，然后又以一种全新的姿态优雅地重复哀求的舞蹈。

那些泡沫人影和游魂野鬼不断地从大海中涌动出来——这就是大海在我眼中的形象。站在安全的窗户旁边，沿着沙滩触目所

及的那一切波浪都幻化成同一个形象：波浪卷起一个个的浪头，绿莹莹亮晶晶的。接着那些浪头便会碎裂成一个个乞求的人影，有的彼此点头示意，有的远远地避到一边，然后不断地回环往复，成就了那一片波涛汹涌的大海。

我见过不少的大海，却从来没见过波浪起舞的大海。夕阳西下，一片灯光倾泻到那海浪冲刷的沙滩上。此时此刻，那些舞蹈家静静地涌来，它们高高地昂起头，不胜凄楚地向那片陆地扬起那长长的脊柱和双臂。

哦，对我来说，这些泡沫人影极像那些鬼魂——极像那一个个因力弱体虚而无法在现实世界成形的幽灵，可它们会让自己在那些野气十足，即将分崩离析的泡沫中强壮那么一瞬间，在被大自然收回之前，强迫那些泡沫显一次人形。

我对它是那样地一往情深，整整一夜我都在凝视着它。或许我是在和自己的梦倾心交谈，所有的梦都会和你这般交心的。我醒来才发现自己在做梦，此时天已亮了。外面的世界又忙乱起来，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可那片大海仍是如此地浩渺如此地蔚蓝，为了看它一眼，我几近泪流满面。

我在窗户里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在梦中可从来没出现这样的一个视角，从来没有。但那个人确实是我，我熟悉自己的容颜：那是我自己瘦瘦的方形脸，我自己的一头黑发，除了刘海处被钝剪修剪过，其余的都又直又长地披散了下来。这幢气派非凡的大楼漆着白色的前壁，开着一扇方窗，我就站在那扇窗户里。我看见自己的五官，小小的，挂着一种难以描述的微笑，漠漠然的没有什么出奇之处。也了无恐惧与挑衅的神气。额头上的刘海长长地垂下来，几乎触及睫毛，唇角那么容易地荡出一份笑意。啊，特里阿娜，你心里肯定非常地开心。真的，要展颜而笑总是件容易的事，可个中苦乐相缠的滋味只有寸心知晓啊。

这一切都是梦中所思，那让我想到了生活中的苦与乐。我是

幸福的。梦中我见到自己仁立在窗前，左臂上搂着一大束红红的玫瑰，自己正扬起手臂向下面的人群挥手致意。

我想，自己是置身于何处呢？是在慢慢地慢慢地从睡梦中苏醒过来吧。我睡觉的时间从来都不长，睡得也不是很沉。那可怕的疑虑已成为现实。这是在做梦，特里阿娜，你不在那儿。那一片茫茫无际的海水，那样一个明亮温暖的地方不属于你。你没有玫瑰花儿。

但是这个梦不可以碎裂，消逝。或有半点儿裂缝与瑕疵。

我看见自己的身体在窗子里升高起来，搂着那一捆松软的花束，静静地挥手。我看见自己正在向窗户下的那些男男女女挥手——那都是些身材高大的孩子——还不仅仅如此——他们大约是些二十五岁左右——仅仅是些孩子而已。我知道红玫瑰是他们送给我的。我爱他们。我不断地挥手，挥手。他们也挥手致意。他们兴奋得蹦来跳去，我不停地向他们抛飞吻。

我用右手指一个接一个地把飞吻抛向我那些崇拜者。他们的身后闪耀着一片蔚蓝色的大海。夜幕开始降临，如此地迅捷突兀。那群充满青春活力的孩子在那黑白图案的人行道上翩翩起舞。大海也再一次地舞姿翩跹。一群群的人影从泡沫般的浪花中涌腾出来，这一切是如此地真切，我能说这仅是一场梦吗？

“这一切都还在，特里阿娜，你在那儿。”

我努力保持机敏。我知道梦幻常常会耍弄这种让人迷糊的把戏，半醒半睡之间那些恶魔会当面向你挑衅。我知道这一点。我转过身来，竭力想看清楚自己正站在一个怎样的房间里。“这是哪儿？我怎么会幻想出这么一个房间呢？”

可在我眼里还是只有那一片大海。漆黑的夜空中缀满了星星。泡沫鬼魂所带来的那份狂喜一直漫延到触目可及之处。

哦，幽灵，哦，失落的幽灵们，哦，你们快活吗？这个世界有这么多真实的磨难与苦痛，你们会因此比活着的时候更快活

吗？没有回音。这些鬼魂，它们伸展开双臂，结果只是被拖进那令人目眩的滚滚流水中去。

我骤然间惊醒过来。

卡尔的声音在耳边回响：“不是那个样子的，你不会明白的，别再想下去了。”

我坐起身来。自己如此分明地记起他的声音，想象着他如此靠近我，这确实触目惊心。可这一切并不可怕，也不让人厌恶。我无所畏惧。

我独自一个人呆在那间宽大的前厅，里面脏乎乎的。屋外车前灯在天花板上投下了纵横交错的光环，壁炉上方的圣塞巴斯蒂安的彩绘画像中那一道镀金的光晕在闪闪发光。整座房子都在嘎吱嘎吱地叫着，夹杂着窗外车辆咕噜咕噜的爬行声。

“你在这儿，没错，没错，这个梦真真切切，卡尔就在我身边。”

我第一次闻见空气中弥散着一股气味。我交叉着双腿坐在地板上。那个梦仍控制着我的身心，耳边仍响着卡尔那严厉的声音：“不是那个样子，你不会明白的，别再想下去了。”——似乎一切都被那个梦和那个声音给淹没了。我先前闻到的那股气味，来自于他那开始腐烂的身体。

我熟悉那种气味。我们所有的人都熟悉。虽然我们没去过停尸房，没上过战场，可我们熟悉那种气味。老鼠死在墙缝儿里，又找不到它的尸体时，我们便会闻到这种气味。

现在我知道了……那种气味虽然很弱很淡，可溢满了整座房子。那一个个装饰整齐的大房间里也浸染了这种气味。尽管圣塞巴斯蒂安从那镀金的画框中喷射出愤怒的目光，那个音乐盒又近在咫尺，可这间客厅也未能幸免。电话铃再度那样地响起，又到撒谎时间了。叮铃，或许是个留言。

可特里阿娜，问题是，你梦想着这一切，不可能会出现这种